

救救大人

符亚威

苏轼写过一首《古意》：“儿童鞭笞学官府，翁怜儿痴旁笑侮。翁出坐曹鞭复呵，贤于群儿能几何。儿曹鞭人以为戏，公怒鞭人血流地。等为戏剧谁能先，我笑谓翁儿贤。”东坡的诗，讽刺的是封建时代官吏草菅人命，小孩们有样学样。东坡的意思是，孩子的眼睛永远是澄净的，大人的世界是怎样的，他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有怎样的大人，就有怎样的小孩。

在我们衡阳，近来连续发生的两宗源起小事但手段残忍的儿童弑亲案震动了社会。两位孩子，一个十二岁，一个十四岁，正是踢足球把衣服弄脏，害怕妈妈责骂，偷喝爸爸的酒辣得流眼泪的年纪，是谁教会了他们如此冷血，如此非理性？

记得列宁说过：“孩子犯错，即使是上帝也会原谅的。”孩子本无过，孩子犯错，该反思的是大人。儿童是纯洁的，儿童的世界应该是这个社会最后一块净土，如果孩子们的世界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，我们成人的世界究竟可怕到了何种地步？事实上，尚未踏入社会的儿童，他们所做的，其实往往只是对成人的模仿。

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，又是怎样的一个社会？近几年，网络媒体不断曝光戾气伤人的恶性事件。一系列带着戾气行凶的事件愈演愈烈，可谓数不胜数。

以“天门”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，竟有200万条结果。“天门案”接连不断，却没有一个是源于惊天动地的血海深仇。我们能看到：中文系教授有“滚你妈去你妈X你妈”的文治；房管局局长有掏出手枪殴打记者的武

功；白天还是“天之骄子”的大学生夜色下可以变身杀人恶魔只因“我爸是李刚”或者“农村人难缠”……当然，比这些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例更为常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：农村两个家族因取水问题，械斗；农民工带上家伙找老板要工钱，老板找黑道镇压之；在网络上，一涉及地域问题，动辄是“来XX信不信老子砍死你”的句式……要离婚，先打架；要讨账，先打架；要进编制，先打架；网上发生矛盾，跑到网下也要找到你揍上一顿方能解恨……在这个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的社会，国人尚未习惯通过规范，在制度的层面上解决问题，依然更愿意选择传统的“私了”，整个社会盛行的是丛林法则，当权力、人情都无法解决问题时，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拳头。社会资源在内斗、私斗中被消耗；社会互信在人打人、人防人中被解构。

在这个温良恭俭让著称于世的礼仪之邦里，这群曾经的世界上最平和、从容的人们正在变得毫无耐心，曾经善良的眼睛里逐渐布满戾气。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，无论我们去给孩子们编织怎么样的幻梦，教给他们什么理想，多么处心积虑地想让他们和这个没有理性的社会绝缘，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依然是拳头，鼻子里嗅到的，依然是血腥。孩子是社会的晴雨表，孩子越来越可怕，只能说明我们做得更可怕。孩子们用匕首、木棍衡量道理；街面上以身板、拳头衡量道理；社会结构中以权力、财富来衡量道理；国家行为中以武装、实力来衡量道理——这些并没有本质的差异。

社会日趋暴戾和极端，原因或许很多，有经济高速发展中对人文关怀的忽视、有贫富差距的日益悬殊、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社会矛盾缺乏合理的沟通解决机制……但无论是哪种原因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这样的原因担负起责任。因为我们是成年人，我们有义务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美的世界。每一代中国人有每一代中国人的职责，这职责简而言之，不过是做到让下一代过得更好而已。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互相仇视的社会，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生活在因为阶层、财富的不平而被割裂的社会两端，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们像狼一样成长。孩子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镜子，我们透过镜子，看到的应该是我们自己，看到我们哪里做的不够。

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吧，我们都去看一看孩子们的眼睛，看看我们给了他们怎么样的世界。我们这些大人能携起手来，孩子们也就能携起手来；我们这些大人能不去仇恨、狭隘、偏激，孩子们才能学会爱、理解和包容。鲁迅认为，孩子都“是他娘老子教的”，比如吃人、吃人血馒头等等，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他们娘老子教的。由于娘老子大多没把孩子教好，所以他才大声呐喊：“救救孩子”。幼小稚嫩的孩子怎样才能得救呢？神仙皇帝帮不了他们，即便真想自救肯定也力不从心，还得靠大人们，欲救孩子，先救大人。

惟愿这个太平洋以西，亚细亚以东，这片生长着古老作物的广袤土地上，我们好脾气的孩子每个晚上都能有好脾气的大人甜甜的童话中睡去，惟愿我们把互信互爱、宽容携手作为儿童节的礼物，送给孩子们。

编者按：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夕，“儿童”成为本期话题人物。都说孩子的眼睛是纯净的，可是，孩子眼睛里的成人世界又是怎样的呢？《救救大人》指出孩子是社会的一面镜子，透过这面镜子，我们应该看到成人世界的弊病，文章进而发出“救救大人”的呐喊。而《萌权与国运》则看到代表孩子真诚个性的“萌”性中蕴涵的巨大力量——孩子们终究会长大，孩子将改造这个世界，孩子将带给这个世界无穷的创造力，愿我们都怀着这人之初的足以对抗黑暗的赤子之心。

我们做教育的 与普通知识分子 的区别

轻 舟

曾经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，用来形容中国老师地位之低下与国民对教育行业认识之浅薄。专业人士是这样问的：我们选择一个高中毕业生，问他。如果让你培训半个月，让你去当医生，你敢不敢去？百分之百的人都会回答，不敢。那么，培训半个月之后让你去做小学老师呢？百分之百的人都会回答，不培训也敢去。也就是说，在国人的心中，做老师所要知道的，就是书本上那点知识，我会了就能教别人。其实，做教育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我曾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什么样的老师才是一个好老师。归纳起来总共有三点，一是爱心；二是专业知识；三是责任心。第一点不能靠培养形成，得是与生俱来，没有爱心不要上讲台。孩子们太小，一点点伤害都有可能形成终身的阴影。其他两点都可以培养。今天我想讲的是我们做教育的，与普通知识分子的区别在哪里。

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我们面对一个孩子，通过与他交谈，看看他的学习习惯，接人待物的方式方法，我们能马上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，他的优点缺点在哪里，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在哪里，他将来走向社会，往什么方向发展最好。然后，我们通过他的朋友圈，家庭文化圈，就能分析出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性格，他的缺点是怎样形成的，他的优点又是如何培养的。接下来，我们能够针对孩子的优点和缺点来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家长，应该怎么办才能帮助孩子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够知道孩子是什么样子的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怎么才能呈现最好的样子。可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毕业生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。

并且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孩子，而对孩子的成长影响至关重要的是家长。我们在做好学生工作的同时，最重要的是帮助家长。很多时候，帮助家长比帮助孩子还要重要。很多时候，比如我面对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孩子，家长们因为生计，不得不在外奔波。他们非常劳累，收入也很低，很多时候仅仅只够温饱。于是，这种时候，我们除了对孩子们多一点关爱，再多一点关爱，真的不能再做什么了。生活那么难，养活一家人都成问题的时候，你再要求家长们掌握教育艺术是不现实的。好吧，我们对生活投降，但我们不对爱投降，爱孩子，是可以尽心尽力做到的。帮助他们在他们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有进步，就很好了。有老师的关爱，他们会感觉到生活的温暖，心灵会充满阳光。

萌权与国运

罗诗斌

记得女儿两岁时，晚上带她去岳麓书院前散步，小树上挂满了彩色的灯珠，五彩斑斓。女儿脱口而出，“爸爸，爸爸，快看，彩色的玉米！”我惊讶了，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简直就是太萌了。

遗憾的是，孩子大了，学习了，充满个性的纯真诗情逐渐地被模式化的测试卷给磨灭了。记得她有一道语文填空题：“夏天的风是——”，女儿说，标准答案是“绿色的”。而我说，风也可以说是蓝色的，蓬松的，清香的，当然，也可以说是云朵的呼吸，只要你可以感悟到、心领神会的，都可以成为答案……但这些奇妙的答案都让孩子摇头否定。

孩子的摇头是对自己真正感受的否定。我好心疼啊。心疼代表着孩子内心真实感受的“萌”性的逐渐消失。

一个没有萌性的童年会是什么样呢？可以说，一个个性是否充分发展、是否被尊重的童年，冥冥之中，定夺着一个人的性情、爱好、处世方式。

可是，“中国孩子真累”已是各国友人的定论。学奥数，读英语，练琴，画画，敲架子鼓……孩子这样日复一日与“学习”进行生死搏斗，孩子的童年像一架磨损严重的老旧风琴，日复一日地转动，发出沉闷的吱嘎声。

这样高强度的学习训练，孩子的情感指数与笑容指数可想而知。我们总以为在“六一”儿童节这天，我们带着孩子去逛公园，看电影，吃肯德基，给他买礼物，就是爱孩子，但这

短暂的、片刻的温暖，像夏日清凉的风，稍纵即逝。更多时候，这种“爱”变成了赤裸裸的绑架，因为我们成人世界本身也被这个社会的“名利场”给异化了。

我们生活在物欲统治一切的社会环境中，都是道德上的病人。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。我们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，我们只顾指责体制与他人而不反省自己……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这个社会扼杀孩子童年天性的既成规范与制度，以成全它的运行。换而言之，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，同时也是其推动者与同谋者。

我们教导孩子学雷锋，可有几个大人学会了主动让座？我们教导孩子要爱护环境，可满大街的垃圾难道全是小朋友的杰作？孩子是祖国的花朵，是民族的未来。理想中的教育，最终被现实社会中大人们急功近利的“不诚实”给彻底抵消了。救救孩子，必须拯救大人，改造成人社会。这样，我们或许为拯救孩子寻找了一点出路，这，才是真正的长远出路。

孩子的内心像《皇帝的新装》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一样纯真，丰富无比，有着自己的意见和声音，而成人需俯下身子去倾听，对于自己听到的那些意见和声音要给予足够的重视，把每个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来对待。而享有足够的重视、尊重和呵护的生命，也一定会用这样的姿态去对待所有的生命，这将是一个十分令人憧憬的美妙循环。

遗憾的是，许多成年人都没有意

识到和做好这一点。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怪圈，被套进去后，被惯性带着，匆忙、懵懂甚至是无知地往前走，等到醍醐灌顶的那一天，猛醒过来，才发现孩子已长大了。

1925年8月的瑞士日内瓦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，首次提出了“国际儿童节”的概念。自那以后，保障儿童的生存权、保健权和受教育权等各项权益成为各国政府努力要做的事情。可是今天，在中国，我们还是要再加一条：给予孩子们萌权，尊重他们的天性。因为，这才是实现上述权益的先决条件。

要做到这些，对于中国当下的教育来说是多么艰巨而迫切的任务。说厉害了，这涉及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，涉及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幸福指数。国民素质低下决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需要我们对我们的文化、教育等制度作出全面的、真诚的反思。

当一百年前我们仍坐在四大古发明的枕头上睡大觉时，蒸汽运动的汽笛已经驶进了东亚病国的港湾。当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还在津津乐道有四大古发明时，我们已不知不觉成为最大的制造大国，而不是最大的设计大国——有着各种环境污染和山寨的制作大国，而不是能带来各种低碳环保、产品增值的创新设计的设计大国。不要说友国人民多么有创造力，环境优美，经济发达。我们需要去检讨的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直在扼杀儿童的天性，在扼杀人之初的天性。

说远了去，用写诗的人的话来说，赤子般的人的天性具有与黑暗对峙的无声力量。